



还乡

张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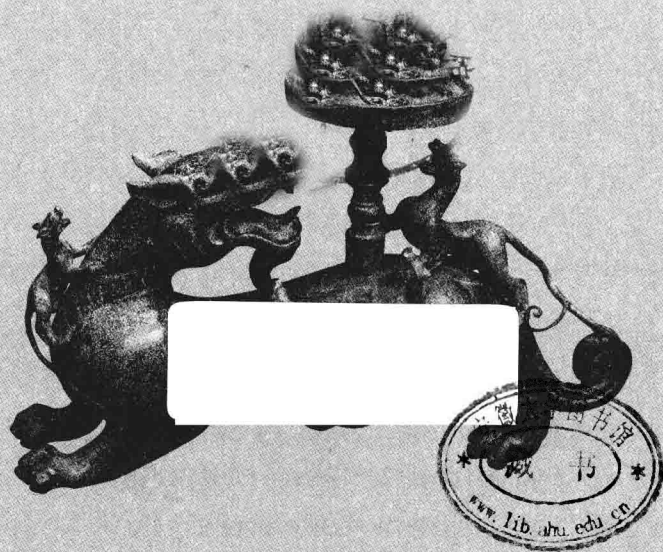
满眼痴迷写荒唐，了却衷肠名利场。

似梦非梦梦且梦，天乾地坤长而长。

因

还鹜园

张 勇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还鹜园 / 张勇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10

ISBN 978-7-5502-2010-2

I. ①还…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33183号

还 鹜 园

著 者：张 勇

责任编辑：肖 桓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山华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500千字 710mm × 1000mm 1/16 20.5印张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2010-2

定价：39.8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2062656

目 录

第 一 章	寒山寺古钟声依旧	姑苏垣清兵临城下	2
第 二 章	免受辱夫妇痛沉水	避危难卓吾奔出府	7
第 三 章	袭爵承业还归故里	落雁残红倾闻箫声	10
第 四 章	游船扑蝶初惹波澜	提兰望玫始见情意	18
第 五 章	纨绔子偷渡风韵母	培芳圃试尝百卉餐	25
第 六 章	谋新差上书李中堂	违主意远遣张家湾	34
第 七 章	试身手偶遇秋风残	新到任初萌凌云志	39
第 八 章	吴淞口炮响惊春梦	丝织厂蚕急恼梅雨	45
第 九 章	感时局收拾丝织厂	揣懿旨投资机器局	50
第 十 章	还鹭园兄弟方结双	因势宅主人终托孤	55
第 十 一 章	百乐门邂逅疯狂女	洋别墅偶会优雅妻	63
第 十 二 章	拟兴憩园大动土木	邀返故里重整基业	71
第 十 三 章	观憩园惊讶西洋景	游欣园慕题东方额	82
第 十 四 章	张灯彩欣园喜迎娶	暗庭院憩园悲违迕	93
第 十 五 章	赐锦堂清明安祭祖	玄妙观道人玄隐机	102
第 十 六 章	游太湖各个抒胸臆	遇表妹尽人显风骚	111
第 十 七 章	拒歹念史若兰怒目	报噩耗倪倩云入府	122
第 十 八 章	除夕夜铺排大家宴	演评弹燃火树烟花	130
第 十 九 章	雾腾腾卓然误贪大	心遥遥卓吾惟图展	138
第 二 十 章	未名园偶遇起玄机	化妆舞再邀谋姻缘	152
第二十一章	逞淫威恶奴欺弱女	愈而立家主喜得子	163
第二十二章	糟破败弄巧语图谋	知羞耻因散财私助	168

第二十三章	煮海若卓然失本性	图跻身黑田布迷阵	177
第二十四章	设毒计虽一石三鸟	借甲午却死里逃生	184
第二十五章	伤国艰群儒皆唏嘘	谄通变卓翼独立志	191
第二十六章	怒儒众挺身阻争霸	悍浪僧跳跼搏对擂	198
第二十七章	京城巨变弃官携眷	究通际变议论风生	204
第二十八章	北雁南飞衔泥筑巢	虎丘合游偶窥洋景	214
第二十九章	八艳楼灯夜初云雨	复文斋晨曦再入学	222
第三十章	沐浴皇恩海外求学	邀请扶汉捐助同盟	229
第三十一章	张卓吾旧友会新朋	南华商妙曲听弹词	240
第三十二章	汪碧薇初识感心曲	张季直功亏挽狂澜	247
第三十三章	张晓轩萌志佐垦牧	汪碧薇断珠遗真情	254
第三十四章	苏知府西学布新政	美利坚排华引风潮	263
第三十五章	张晓轩北归化危困	锦花楼东拒遭封门	270
第三十六章	航南洋卓吾觅旧朋	抵私宅晓轩窥新秘	277
第三十七章	拾残局有心图解铃	闯新路无意遭束缚	284
第三十八章	一瓣心香两面红颜	二度梅黄三人伤情	296
第三十九章	春蚕秋茧绵绵不断	西风古道意意无尽	306
第四十章	慈吐哺若兰售旧宅	恶吞噬卓吾陷新狱	312
第四十一章	畸情女畸情病不起	若兰妻若兰遗芳心	318

满眼痴迷写荒唐，
了却衷肠名利场，
似梦非梦梦且梦，
天乾地坤长而长。

——题 记

第一章

寒山寺古钟声依旧 姑苏垣清兵临城下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午夜，寒山寺的钟声，依旧像往日一样响起。伴着这千古绝唱，在愈来愈浓的夜色中向古城扩散，悠远，沉重，砸着城内城外不眠人的心。

全城死一般静寂，只有这钟声兀自在响。

古刹青灯，半晃着山门内开山高僧寒山与拾得的黛石刻像。胖大的寒山，瘦小的拾得，脸上的笑，深邃，神秘，玄不可测。躬身弯背的老住持，费力地撞着那口在寺内悬挂了数百年的大钟。

阊门内外，已看不到昔日笙歌楼台，灯火院落的繁华不夜景。妓馆歌台，空照着灯影，没有打情骂俏之音。终不知是谁人忍不住，纱窗中撞出几声箫颤，凄清如泣。

城北的拙政园，而今的“忠王府”，笼在一团黑雾中。“啪嗒，啪嗒”，风打在门墙上，撕落了一幅黄绢，是印着忠王李秀成宝鉴的“告苏福省军民书”。雨打风吹，飘如孤鸿残迹。

有着“东方威尼斯”美称的苏州城，经纬纵横的河道，凝住了滕艚、乌篷、划子、舳板的穿梭，倒是远处太湖，百渚港和通往上海的河道上，不时传来清军水师与洋鬼火轮炮艇的汽笛，似魔鬼骇人的恐吓。

太平天国“天京”的最后屏障，忠王李秀成苦心经营了几年的苏福省的

中心——苏州城，已陷入了李鸿章率领的淮军与戈登率领的“常胜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自古道：东南名胜地，苏杭鱼米乡。可此时的苏州，已是黑云压城城欲摧，陷入了大战之前死一般的沉寂。

曾国藩指挥湘军攻克安庆后，一路沿长江而下，打到太平天国“天京”近郊，其胞弟曾国荃亲率的湘军悍勇驻扎在雨花台，虎视眈眈，直接威逼洪秀全的“天京”。盘踞在浙江的左宗棠迅速崛起，遏住太平军向南发展。东面，李鸿章在上海扩充淮军，联合英法联军，先后攻占常熟、太仓、昆山、江阴、吴江、洞庭东山。在“百淩港大会战”中，顶住了李秀成十万人马的奋力拼杀，打破了太平军北出常熟，东进昆沪，西联锡、京以解苏州之围的战略意图。苏州——太平天国苏福省的首府，太平军整个东南战场的指挥中心，“天京”唯一可以倚托的后方和帑源之区，已成孤城，处于北、东、南三面被围的危境。西面，则是碧波万顷的太湖。

大战在即，因天王洪秀全严诏而驰援“天京”的李秀成仍未归来。城中，只有慕王谭绍光指挥四万天国将士和百姓坚守。

梆敲三更，弦月半弯。古城东北的“娄门”，在淮军和以戈登为首的英法联军的连日猛烈炮轰枪击下，已是百孔千疮，但仍巍然屹立。雉堞后箭楼上，头系红丝带的太平军战士和衣衫褴褛的守城百姓，手持大刀长矛和缴获来的洋枪，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盯住敌阵。几名流动哨在城墙上来回巡逻。月光照在他们身后的大刀长矛上，射出青冷的寒光。

娄门外的清军大营连绵数里。军前会议刚散。监军张希水回到自己的帐中。连日督军，疲惫不堪，却无睡意。三天来巡抚李鸿章亲临娄门督战，戈登摆开四十门新装备不久的重炮轮轰，淮军和英法联军采用了黑夜偷袭，集团冲锋，佯攻等各种战术竭力猛打，闪着流星般亮光的火箭和炙热的臼炮弹成堆地击中城墙、敌楼和用土石麻袋垒起的工事，太平军仍屹立不动，寸土不让。炮火中，敌酋谭绍光更是一马当先，赤足登陴，像一头发怒的雄狮，拼死指挥。

“咳！这长毛叛匪情知了无生还取胜之理，仍如此抵抗，如之奈何？”张希水一阵兴奋，一阵沮丧，一阵紧张，一阵烦躁，在军帐中来回踱步。一股急风，撩起帐帘，烛灯忽闪，把他的身影时而拉长，时而扭曲。他走近烛灯挑了一下

灯芯，目光落在几案上：一本圈点得面目全非的《资治通鉴》，一本读滥了的《孙子兵法》，捧起“兵法”，翻了两页，却看不进去。诸葛空城琴声不乱，关羽刮骨落棋不惊，我这历经战阵的儒将怎的了？帐外寒风呼啸，张希水却觉浑身燥热。一只小虫不知何时闯进，振翅向火，盘旋着，终于扑进去，待要伸手拨出，已化为灰烬。张希水若有所思，弯腰打开一个随身带来的箱笼，取出一个黄绢严裹的包，层层打开里面是一本线装的“吴郡张氏族谱”：

“张氏先人，曾随吴王征战。迄孙权定都，世居吴郡。自有唐以下，传凡数十代。其间虽历经变乱徙迁，或战争、或天灾、或升迁、或贬谪，仍世代香火为继；或为官、或布衣、或士绅、或经商，终不失诗书传家，礼序承宗，膜拜先人之根本……”向以不辱门风为念的张希水对族谱与家训早已铭记在心，但翻看到自己这一系两支时，他不免有些激动。“张希水字濯莲……，张信水字清莲……”他目光炯炯忽又黯然失色。说起来，苏州是家乡，是世居之地。被长毛盘距三年的苏州城指日可下，身为监军，正可光宗耀祖。自洪秀全金田叛乱，占南京并定为伪都“天京”，一次北伐，二破满人为帅的清军江南江北大本营，震撼朝野，同治皇帝、慈禧太后不得不起用汉人剿贼，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此次自己受帝后重托，任清军监军，信任之深，负担之重，正是大展鸿图，建功立业之机。然其难亦在此处。何也？胞弟张信水偏为贼寇所惑，笃信长毛“拜上帝教”，言必称“反清复明”“排满扶汉”，竟以地方绅宦之名望，结诸官叛清助贼，拉富商巨贾、士大夫、乡绅投靠忠王李秀成，散家财以为长毛之饷。一旦攻入城中，或玉石俱焚，或以手绳之。虽可得信于朝廷，但手足相拼，家门不幸，难免受家乡父老亲戚唾骂遗笑。思想至此，张希水心中烦闷，虽是深寒隆冬，亦脑门沁汗，不由得掀起帐帘，踱到门外。

已近三更，寒风啸叫。刚还是一牙弦月冷冷清辉，忽被乌云遮住。影绰绰中，一团团人影潜动，是才军前会议部署，趁拂晓将四十门新式重炮悄悄推进到距娄门一箭之地，不惜代价，只等一声号令，万弹齐发，必使颍城坍塌。李抚台利用已降清的太平天国纳王郅永宽的“黑虎掏心”之计，在城中起事，里应外合，大事必成。时间紧迫，不容再思。张希水回帐，奋笔疾书：

“信水吾弟：识时务者俊杰。你我兄弟，情同手足。两军对阵，各为其主。然玉石俱焚，泥沙同下之际，终不忍见弟赴死而袖手。倘不念兄，敢忘父亲

大人临终嘱托，‘兄弟互助，共续血脉，同耀门楣’？知书达礼，亦必知序：

君臣，父子，兄弟。依兄之计，速降反戈，或可反罪为功。兄为保之，补牢未晚。

淳淳，速速。”

书毕，细细卷起，裹入一糯米团中，唤贴身亲兵李巍，附耳细嘱。

城外小路，一黑衣人疾行。从一处半圯的城墙，悄无声的缒入，过街穿巷……

小桥流水枕河家，梧桐难掩腊梅花。疑是天宫错移此，府第略输帝王家？城中一隅，坐落着张府。门楼雄伟轩敞，两旁乌瓦粉墙连绵数里。铜环红漆大门，门楣悬匾，上有“还鹜园”三个烫金大字。传说有罕见孤鹜，遍寻栖身之地而难得，无意中飞经此地，见碧水、绿树、翠山，留连数日而去。离去数日又归，终落脚于这钟灵毓秀的地方。

“还鹜园”不若皇宫王府金碧辉煌，雄伟疏阔，又不像江南园林精雅小巧，自然天成。园外是河。偏这河当园弧形，水面突转开阔。有暗溪注入园中。园内藏湖，形如蚕叶，土岸石堤参差错落，弯曲不定，如被蚕食。“蚕叶湖”又将园子辟为东西两半。一人多高的花墙倚地势高低蜿蜒起伏，且只有大半。园后的一段，再与外河相连，只隔着雕花的汉白玉栏杆。“还鹜园”与园外景致，形成了内望外渺外望内幽，小中见大，大中含巧的独特妙境。至于说园内亭榭楼台，花木山水，一时难以竟道。

情人眼中出西施，风景美丑着人意。此刻，园中灯灭人稀，笼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只有张信水的书房，还透出烛光。灯下，看过胞兄张希水来信的张信水时而太息垂泪，时而忧伤悲愤。

原本圆润的面颊，突刻几道深皱，头发也似白了许多。夫人进来为他端茶披衣，沉思中的他竟然未觉。

大难临头，无可如何，思绪却如窗外的风，漫卷着：

太平军打到苏州城下，他曾十分恐慌。他同情太平军反清复明，排满扶汉。这大清已是腐败不堪：一个炮船队，几千洋鬼，就一路打到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帝热河驾崩，叶赫那拉氏垂帘听政，把个“同治”儿皇帝与中华江山玩于掌中。但他对这支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太平军没有切身的了解，自己为诗书绅宦

之家，会面临怎样的命运？

忠王李秀成攻入苏州城后，张榜安民。玄妙观前，宣讲布道，演说“拜上帝教”教旨与洪秀全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以及天国的政令、制度。忠王非但没有对世居苏州的名门闻人大开杀戒，反加安抚招贤，特意登门亲请自己赞襄政务军机，实在出乎预料，遂深受感动。一个“义”字，一个“信”字，是曾为士大夫的人最讲求又最难以生受的，一旦遇到，往往有虽肝脑涂地，亦万死不辞者。

张信水散财资助，同时力劝几位朋友也帮助忠王。特别是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张卓吾参加了太平军，在忠王身边供职。身家性命，已系于天国。

背叛天国，别人不耻，自己亦不耻。反之，他知道自己命运：只有杀身成仁。

他来到供奉祖宗牌位的张氏祠堂，在祖宗面前，下了最后的决心。

第二章 免受辱夫妇痛沉水 避危难卓吾奔出府

忠王府中的“见山楼”，三面临水，登高可俯瞰全园。昔日，忠王李秀成就在此筹划军机。

此刻，厅堂大门重重关上。留守苏州城的统帅，慕王谭绍光正召集各王议事。

忠王府，座落在娄门内东北街的“拙政园”，此处初为唐代大诗人陆龟蒙的私宅。明正德年间御史王献臣在遗址营建宅园，借用晋代潘岳《闲居赋》“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是以拙者之为政也”之意，取“拙政”二字为园名。献臣死后，其子以园为赌注一夜输光。堪称苏州园林之代表，中华四大名园之一的“拙政园”，历览兴替，屡易其主，人事全非，景色依然。

忠王李秀成曾在戎马倥偬的间隙，邀张信水陪他游览。

这拙政园鬼斧神工，自然天成，似乎名城水乡秀丽景致，汇集于此。园分东、中、西三部分。中部最妙，山衔水，水傍山。山构二亭，鸟语花香的季节，林木茂盛，丛竹翠滴，占尽“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意境。池南四面厅远香堂望景，美景自是难书，单那悠然，浑然而从山，从水，从园中之园浮动围笼过来的香气，就令人陶然怡然而不知身在人间。西筑云墙，立于圆洞门处北眺雪香云蔚亭，南望枇杷丛中嘉实亭，景色绝佳。黄昏时分，倚虹亭、梧竹幽居亭遥望，远远矗立在古城中心主干道上的为孙权之母舍宅而建的北寺塔，在残阳余辉下历历在目，巧借塔影入园，效果奇佳。深秋时分，坐于山埠西端六角形的荷风四面敞亭，嗅那四周荷花的清香，数那依稀垂柳，别是一番滋味上心头；西部独具特色的，是临水而建的厅、楼、阁、馆、亭。宜两亭与隔溪相对的倒影楼同时倒映于水面。最宜静听在水面飘忽回荡的吟诗诵歌之声的留听

阁如浮于水上。内镂松竹梅飞罩，隔扇上的图案，为天国能工巧匠精心浮雕。又有卅六鸳鸯馆与十八曼陀罗花馆组成的鸳鸯厅，真如一双鸳鸯凫于水中。厅东即宜两厅，翼然山顶，取白居易“绿杨宜作两家春”诗意。园东部，在细润柔雪的冬天，凌寒驻足，建筑稀疏，环境空阔，看大片枯草飞白，山石凝冷，池湖结凌，恍若置身北国。那已静寂了的兰雪堂、芙蓉榭、秫香馆、天泉亭和放眼亭——来在目中。

然而此刻，有谁还有心情欣赏这良园美景，拙政园中见山楼议事厅笼着一派肃杀之气。慕王谭绍光端坐在红木太师椅上，表情严峻。左手紧挨着他的是纳王郜永宽，以下依次是周文佳、汪安钧、任贵文、范启发、张大洲、汪怀武、汪有为等诸王、将。

慕王冷眼扫视了一遍诸王、将。突然情绪激动地起身，纳王一身冷汗，右手下意识地按住佩剑。好在离席的慕王并未注意。

“在座各位，皆是追随天王和忠王多年的太平天国老战士，十几年来，出生入死，大江南北四处转战，携天父天兄神勇，推上帝之伟力，所过之处，清妖胆寒，洋鬼惊怯，为建立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太平天国尽忠尽职。”慕王嗓音沙哑，但越来越慷慨激昂，“时至今日，我们深陷重围，苏州危急，苏福省危急，天国天京危急！然城中尚有四万将士，天国仍巍然屹立。我们与清妖洋鬼势不两立，不共戴天，一息尚存，决不后退，城在我在，我在城在……”

忽然厅外一阵大乱，打断了慕王。一门卫撞进门来，“报慕王，大事不好，不知何时埋伏在四周的叛兵已冲进府中……”未及说完，席上一人飞起，一剑已将他的头砍下。“不好！”慕王大惊，“噌……”只听厅中诸王、将拔剑出鞘。“你死到临头了！”纳王郜永宽眼中凶光迸现，拔剑向慕王，“你，你……你要作乱！来人，来人！”“哈哈！”纳王一阵狞笑，“晚了！”“天王，忠王待你不薄，你胆敢叛变！”“好，我就让你死个明白。天国寿数已尽，我们已投齐门外程学启。”慕王凛然不惧，与亲随举剑相拼，怎奈纳王兵多将众，与诸王将连通一气，且早有埋伏，一时间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可怜慕王一生忠勇，竟死在叛徒郜永宽剑下！

城外各门淮军见城中火起，知道内应得手，号叫着攻城。娄门，更在重

炮密射下楼坠垣塌，火光冲天，淮军蜂拥破门。监军张希水骑着枣红骠马，紧跟着最先入城的淮军飞奔。娄门闪过，张香桥闪过……一条条熟悉的街道，一座座在炮火中冒烟的房屋，眼看冲到拙政园，“轰”，一发炮弹在身边开花，枣红马“嘶溜溜”嘶叫，他一头栽下马来。

“还鹜园”内大乱，下人佣仆乱嚷着四散奔逃。淮军已攻入侧门。张信水携夫人最后一拜列祖列宗，镇定沉着地走出祠堂，穿回廊，过甬路，离院落，跨石桥，走出红漆大门，最后回望了一眼“御赐锦堂”几个大字的张家牌坊，面前就是一泓碧水，他毅然肃穆，脸上没有一丝痛苦绝望，倒似寻着了人生最佳归宿。长袖掩面，与夫人双双跃入水中。

张卓吾踉跄着跑出忠王府大门。他浑身是血，衣衫不整，略一停步，无限眷恋地回眸凝望，似有千万思绪涌上心头。他是一名天国的少年乐手。在这典雅秀丽的府中，他曾用慷慨激昂的乐声送天国将帅出征，也曾欢天喜地的用热烈吉庆的乐声迎接天国将帅凯旋。此时，他却要悲怆凄然地别去，而且可能永远再也不能见到这叠山环水，他的眼中蒙上一层泪水。他猛然转过头，随溃散的人群狂奔，身后，背着一枚古箫，那细长的红缨带，在风中飘着，抖着……

第三章 袭爵承业还归故里 落雁残红倾闻箫声

一骑飞出苏州阊门，顺着城外十里山塘街，以八百里加急的快报，向西向北，一会儿就将白虎曾踞的虎丘甩在后面。

北京城，严寒料峭，滴水成冰。颐和园的水面，雪覆冰冻。畅春园中的大戏楼，名优佳伶却浑身是汗。戏台对面的暖阁中，两宫太后携同治皇帝正欣赏他们演出的《霸王别姬》。

垓下之围，四面楚歌。虞姬酒后舞剑，飘然欲仙；霸王满目凄怆，肺腑绝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西太后慈禧也禁不住动容，对东太后慈安怅然慨叹：“唉！力拔山气盖世如项羽，也难逃别姬自刎，真真世事难料，人事在天！”正沉浸在剧情之中，忽闻报“李鸿章已取苏州”！西太后先是一怔，继而大喜，“起驾回宫”。

紫禁城西太后起居的坤宁宫内，香烟缭绕，充满祥瑞之气。小小年纪的同治皇帝端坐在御椅之上，两宫太后坐于丝帘之后。诸大臣朝服鲜艳，纷纷跪禀。无非是收复苏州，天人同庆，奉天承运，帝祚永延之类的称吉道祥之语。西太后心内甚喜，然而仍然面如冷月，心藏玄机。“这些个须眉浊物，前时对我任用汉臣曾国藩、李鸿章颇多訾议，现在又只知邀功争宠，哪里知道我的苦心。”她打断奏议：

“秉笔大臣拟旨：江苏巡抚李鸿章克复苏州，朕心甚悦，忠勇可嘉，然贼势虽颓，困兽犹斗。着李鸿章迅速肃清无锡，移师西上合围南京，与曾国藩勉力攻打洪贼老巢，趁敌混乱，亟取全胜。胜利在即，骄兵必堕，不可沽名钓誉如西楚霸王，不可使敌死灰复燃！”

这时，有人出班奏请犒赏三军并追封阵亡将帅。内中说到以兵部侍郎衔赴苏监军的张希水忠勇可嘉，在苏州阵亡。应予褒奖。其有一子在京，当有荫庇。人谏议曰不可。提出其胞弟张信水投靠李秀成，城破投水而死。

西太后沉吟片刻道：

“功过赏罚，要在分明；治乱安邦，要在有序。追封张希水为靖南公，盛敛厚葬。其子不曾科举入仕，但按制袭爵，可任散官，候补郎中，不必在京，回籍守丧。附逆张信水已死，家产赏与张希水之子，以示褒扬奖掖。其家人仆役按律由官府变卖，遣散！”说完，她又扫视了一遍阶下这些王公大臣，冷笑一声训诫道：

“剿抚之道，张弛并用。宋明以来，苏州并非兵乱之地。李抚台破苏有功，但却坑杀郅永宽以下八王将与数千降卒，闹到英法联军统领戈登抗议朝廷。该剿不剿，失政误国；当抚不抚，肇祸失民！”

张希水膝下两子。长子名唤张卓然，年方弱冠，多年随为官的父亲在京城居住。这次因父而荣，得以袭爵承业，欢天喜地，即与母亲倪夫人商议，因其父远在苏州，战死沙场，已由朝廷官葬，一俟苏州稍安，便打道回乡。

张卓然何等人物？饴甘饫肥，结交满族八旗子弟并官绅之后，终日呼朋唤友，并不以学问长进为意。

张卓然原打算在京城府中大宴宾朋，显荣叨贵，无奈乃父三服丧期未过，母亲大人不允，只得作罢。悄悄的汇集几个朋友，在京城几个有名的茶肆酒楼悠游了数日，免不了名胜流连，妓馆风流。

苏州来信，地方安定，便自择吉日，同了母亲倪夫人连同几房妾、婢并家人仆役，携带细软，逶迤南下。胞弟张卓仑因在京城求学赶考，暂不归苏。另外留了些家人，在京看家守院。

苏州城西阊门附近一条大巷边，坐落着一处大宅。门口两尊石狮，似乎伴着寒风张嘴吼叫。其中一座石狮脚下，蜷伏着一名衣衫褴褛的少年。他就是从忠王府逃出的张卓吾。他曾在混乱中跑回“还鹜园”的西园，自己的家。但是才到了南边的大门口，发现西园内已是火光冲天，人叫马嘶。门口还在源源

不断地涌入清兵。他泪如雨下，知道已是有家难归，又掉头随着逃难的人群奔向城外。绕道齐门、平门、阊门，都发现淮勇严密把守，仔细盘查，而且只许进，不许出。他又饿又累又怕。此刻，他在夜风中冻得瑟瑟发抖。

东方薄明，黑漆大门洞开。一个上了年纪的家佣睡眼惺忪险些被张卓吾绊倒，吓了一跳，以为是饿殍战尸。正彀箠中，张卓吾颤抖地低叫：“阿公，阿公，别怕！阿公……”“你，你……你是什么人，在这干嘛？”

“我逃难到了这里，父母大人全都死了，无依无靠，几天没吃东西了，请你给我一碗饭吃，收留我吧。”

“不行，不行！兵慌马乱的，我怎么敢收留你，你快去别处吧。”

“阿公，我无路可走，无处可去，求求您开恩。”少年说着扑在老人面前跪下“咚咚”在地下磕头。

“外面何人喧哗？”

“你看，惊动老爷了。”

老佣人赶快返身进门。不一会儿，他折身回来，脸上带着慈善的笑容。

“我家老爷心善，我与他说了，你跟我来。”

张卓吾随老家人进大门，穿门厅，轿厅，踏甬路，通备弄，沿游廊，拐过漏窗花墙，进入弧形月亮门，来到一个幽静的庭院。院中凿池叠石，花木已凋，只有数枝腊梅斜依墙头，几丛兰花簇傍冰池。

老爷晨练才归书房。张卓吾跟老家人迈进书房。书房不大，却也古朴雅致：迎面靠墙一桌两椅，都是红木的。右手花梨多宝阁，放着些铜、玉、瓷类古玩。后边挨壁几排书柜。老爷坐在左手明式桌案之后，正隔着金丝玳瑁眼镜细细打量着他。

张卓吾将眼睛移开，落在正面墙上，那挂着两轴条幅：

诗书传家无怠穹天，

工坊兴业有渥苍生。

“你是谁家少年？”

张卓吾不明这家主人底细，现在不敢据实以告，只是回答：